

3

李健吾

文集

戏剧卷③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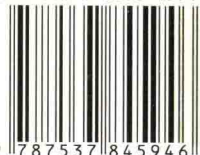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上架建议：人物/文学

ISBN 978-7-5378-4594-6



9 787537 845946 >

定价：980.00元（全11卷）

B o o k s
北岳好书



官方微信

官方网址：
www.bywy.com
博 客：
<http://blog.sina.com.cn/u/2937089130>
微 博：
<http://www.weibo.com/beiyuewenyichubanshe>

李健吾

文集

戏剧卷③

张洁 许国荣◎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健吾文集 / 李健吾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78-4594-6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4032 号

书名: 李健吾文集
著者: 李健吾

出版人: 续小强
责任编辑: 席香妮
助理编辑: 左树涛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5556 千字

印张: 342.25

版次: 2016 年 5 月 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 山西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4594-6

定价: 980.00 元 (全 11 卷)

目 录

花信风.....	1
喜相逢.....	103
风流债.....	175
附:跋	273
金小玉.....	277
青春.....	355
附:《青春》跋	424
好事近.....	425
附:改编者附志	489

花 信 风

(四幕悲喜剧)

(根据〔法国〕萨尔度的《菲尔南德》改编)

人 物

方芸生

苏俊卿

陈子全

田秀清

左学文

朱肉疙瘩

裘大少

不问世楼楼主

土财主

臭虫

阿三

两个彪形大汉

赌客们

小莲

何太太

杜太太

苏太太

陶太太

陈太太

胡小姐

左老太太

金奶奶

粉菊花

五爷

半瓶子

桂妈
荷秀
女赌客们

地 点 上海

年 代 现代

幕 次 第一幕 杜公馆，赌窟。某日下午九时。
第二幕 何公馆，客室。次日下午五时。
第三幕 何公馆，客室。一月后，某日下午二时左右。
第四幕 方公馆，客室。又一月后，某日下午九时。

第一幕

杜公馆，其实只是一所不公开的小型赌窟而已。我们看见的仅仅是一间休息室，在二楼上，简直看不出和平常客室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后墙左侧，一个通外的门，开开可以望见三楼的楼梯，上面才是赌场的局面。沿着后墙，直到右墙的门侧，全是以墙为背的墨绿沙发，在形成直角的地方，摆着一张圆桌，上面放着几个玻璃杯，有的还盛着一半的茶水；下面隔层放着书报和一管笛，一把胡琴。右墙有一个较小的门，连着杜太太和女儿的寝室，轻易没有人可以到里面去。往南是一双沙发。沙发对面，靠近左墙，摆着一张麻将桌子，一面一张有背软椅。麻将筹码以及其他零件全摆好了，因为时间还早，人手没有凑足。左墙开着一片向南的玻璃窗，两旁垂着墨绿丝绒的窗帘。墨绿显然是这个房间的主调，然而并不单调。在后墙沙发和右墙沙发上面，各自垂着一盏红纱灯笼。麻将桌子上面垂着一盏红纱罩电灯，把光敛在桌面和它的四周。墙上挂着些西洋风景画。

开幕的时候，不问世楼楼主面对沙发，坐在牌桌旁边。他完全是一副名士派头，摸着一张一张牌，研究牌面的花纹。半瓶子坐在后墙的灯下面，叼着半根香烟，完全是西式装梳，要多恶心有多恶心。阿三，戴着一顶小红帽，俨然一家咖啡室仆欧的神气，站在窗前拉拢窗帘。

楼 主 这副牌真不易摸！

半瓶子 顶好你还是不摸！

阿 三 老板娘说的，牌考究，花纹细，名目多，赢起来也有味道！

半瓶子 输了也有味道！哼！

阿 三 打牌也就是解闷儿。要赌，还是到上头。牌九，宝台，一眨眼就是

输赢，又尽性，又痛快。

〔苏俊卿在门边向内张望。〕

阿 三 苏律师！

苏俊卿 阿三！

阿 三 好久不见你苏律师了！这一向发财？

苏俊卿 （向前）彼此。老板娘在吗？

阿 三 出去了。

苏俊卿 小姐呢？

阿 三 也出去了。

苏俊卿 好！我等她们回来！（走近牌桌）是你，不问世楼楼主？

楼 主 怎么，想不到？

苏俊卿 我以为你这一年埋头亭子间写你的不朽之作哪！

楼 主 那个——噫！（掷骰子）！

苏俊卿 （转向半瓶子）半瓶子！你打扮得越发入时啦！要不是在这儿相遇，我真还以为是戏台上的七盏灯哪！

半瓶子 （扔掉香烟）别“改”人啦！

苏俊卿 （在她旁边）怎么样？（指着楼主）老搭子？

半瓶子 你不过日子，日子过你，不老搭子，又怎么着？

苏俊卿 人老心不老，你头上这朵花，就够你年轻半辈子的！

半瓶子 日出千言，不病而死。我看苏律师你就是不病也差不离啦！

〔阿三给苏斟了一杯热茶。〕

阿 三 （端给苏）苏律师。

苏俊卿 不敢当。（接过茶杯）你们搬了一趟家，嗯？

阿 三 这趟家搬伤了，提不得！

苏俊卿 这一个月我差不多尽打听你们了。我到老地方问，人人回我一个不知道。今天下午碰见五爷，我才晓得你们搬了家，照常营业。

阿 三 不听好人言，祸害在眼前，那回事惨透啦！

苏俊卿 （坐在右墙沙发）是怎么一回事？

阿 三 有一个江北佬，叫做赵义的，年纪不到四十，头秃了半个，你记得不记得？

苏俊卿 赵秃子，嗯，有一回在电车上把人家的东西拿起来就走的，是他不是？

阿 三 不是他也是他！这小子阴透了，在牌桌儿上也玩他电车上那一套，叫裘大少看见了嚷嚷出来，朱肉疙瘩一生气，从三楼一直把他踢到楼底下，当时我就对老板娘讲：“我们得提防这小子！他干得出这个，就干得出别的！他要是一赌气，到捕房一告密，说这儿开赌场，可就漏子大啦！”

楼 主 （慨叹）休与小人为仇，小人自有对头！

阿 三 （向楼主）这小子是贼，是小人倒好啦！（向苏）你猜怎么着？说快也快，过不了一点钟，巡捕上门，逮了个实落！老板娘带上大汽车，往牢里一扔，足足半个月才放出来！

苏俊卿 有这事！

阿 三 不搬家怎么着？四邻瞪眼睛，公司下条子，我们只有收拾收拾，改个名，换个姓，在这儿重新做起！

苏俊卿 老板娘不姓林啦？

阿 三 去了一根木头，抓了一把土，现在姓杜啦！苏律师不知道，这姓儿改得大有讲究！有土落脚稳，又是土生金，这下子可以做长稳啦！

楼 主 （得意）不是我，老板娘这个姓儿就甭想改得这么好！

半瓶子 屎蛇螂戴花儿，臭美！

楼 主 不是冤家不对头，咱俩没得话说！

苏俊卿 （观察）看样子挺发么！你小红帽儿也戴上啦！这儿休息室，旁边——

阿 三 老板娘和小姐的卧室。三楼两间派正用场，麻将桌子没有一定的地方。我们底下人占一间亭子间，朱肉疙瘩一个人也占了一间亭子间……

苏俊卿 门面是一家烟纸店……

阿 三 有后门，还有旁门……

苏俊卿 应有尽有！

阿 三 以后苏律师得多多扶持扶持！

苏俊卿 阿三，你要转运！你现在真会找人缘儿！

阿 三 苏律师用过饭没有？

苏俊卿 我用过了。你忙活你的罢。

阿 三 是，苏律师。

〔他拉好窗帘，退出。〕

苏俊卿 朱肉疙瘩发迹啦！

楼 主 发大发啦！白住房子不花钱，抽头儿他拿大份儿，这差事干得过！

半瓶子 老板娘没有他，这场面就甭想撑得成！从老板娘下狱到现在，哪一件事不打他手里过？做光棍也得有他那份儿能耐！

楼 主 说着说着，你绕我一句！

半瓶子 绕你一句又怎么着？

楼 主 不怎么着！

苏俊卿 打是疼，骂是爱，你们老两口儿真还亲热！

楼 主 她今天晚晌是成心跟我作对！前天晚晌，她借了我五十，她要我下白虎，我偏下青龙，临了儿输了一个精光，她就一直跟我怄气怄到现在！

苏俊卿 你赌了这多年，门坎儿还没有摸熟？

半瓶子 要不然生，要不然熟，就怕半生不熟！人家到这儿一心就想要钱，他老人家可就不同了，捎带着还要想心事！

苏俊卿 想什么？还是你那部不朽之作？

半瓶子 （重新吸烟）老早朽啦！

楼 主 （指着脑壳）在这里头。我要是不写出来，管保有一天会自己蹦出来的！光是一个书名儿，我就呕了两年心血！

半瓶子 还没有呕出来！

楼 主 春柳生和秋娘那段儿姻缘，在我这里头（指着脑壳）不知道拆了几个过儿，问题是文章千古事，岂可轻易着笔！这一着笔，叫那些小子们偷了去，那才是大大的冤枉！

苏俊卿 眼眶子好高！

楼 主 他们那些婆婆妈妈的东西也叫文章！也就是骗骗大学生，姨太太，包包花生米而已！（拨牌）拿什么比我？比我不问世楼楼主？

苏俊卿 你真就一个字也没有写？

楼 主 写给谁看？这年头儿！有谁要看正经书？你随便到大世界、大马路揪过来一个人问，有谁要看正经书？你只要找得出来这么一个人，我就把书写给你看！

半瓶子 不写也罢了！没有写出来就是这么一副神气，写出来还不把黄浦滩给淹了？

〔五爷由外进来。〕

五 爷 黄浦滩？什么时候发的水？我一下午全在后马路，我就不知道！（向苏）苏律师，我没有说错，你到底找着啦！

苏俊卿 找着啦！你一下午在后马路做什么？

五 爷 我呀，“寻摸”东西！（举起左腕）半瓶子，你看我这只手表怎么样？

半瓶子 （观赏）你原来不是这个！挺好！哪儿弄来的？

五 爷 你听听走声儿看！

半瓶子 西洒西洒，挺响的！

五 爷 我为这只表，在满庭坊蘑菇了一下午！（向苏）老牌子，你看！

苏俊卿 Elgin！

五 爷 我一看就知道是好东西！那小子一讨价就上千，要点我的大蜡烛，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讲：“你这表是偷来的，用不着二言二语！不花本钱的生意，早脱手早干净，一句话，五十只老洋，卖不卖随你！”话是这么说，一蘑菇可就是一下午！

苏俊卿 你出多少钱买的？

五 爷 你猜？

苏俊卿 五百！

五 爷 看你这二百五！（得意）我呀，我一百零三买的！

苏俊卿 一百零三，Elgin！

五 爷 （向半瓶子）这一下午没有白糟蹋，嗯？

楼 主 五爷，这两年我直想把你安排到我那部大书里头，做顾大嫂还是做什么，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想定。

五 爷 只要不是女夜叉，随你写，我不在乎。（向苏）你没有看见她们妈儿俩？

苏俊卿 出去了，还没有回来。

五 爷 （坐在牌桌那边，面向观众）一道儿出去的？

楼 主 不像。又像——（转向半瓶子）你答五爷这句话！

半瓶子 不像又像，倒像说你脑壳里头那点东西！（向五爷）老板娘用过饭才出门，小莲没有用饭，天不黑就出去了。

五 爷 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的啦，从她妈上回犯了事，就甭想看见她一个笑脸！

楼 主 那张小脸蛋儿，跟我脑子里头那个秋娘，活脱脱是一个模子！

半瓶子 开赌局，算不了什么，好歹是生意。坐监牢，吃官司，明摆在眼前头，这丢人可就丢大发啦！十七八岁的孩子，小鬼灵精，有什么不懂的？

五 爷 这孩子也太聪明！长得俏，性儿好，学一样是一样，我要是她妈，早当做摇钱树，在上海滩上摇它两摇！

楼 主 跟我的秋娘一样，么二堂子出身！

半瓶子 你别招骂啦！人家好好儿姑娘家，也像你那鬼影子，么二堂子出身！（向苏）苏律师，就凭他这颠三倒四的脑壳，也好进赌场耍钱？

苏俊卿 越糊涂，越能够赢钱。

楼 主 （向苏）着呀！这半天你就这么一句话说得响！（理牌）没有人来，咱们四个先摸一圈儿，怎么样？

苏俊卿 我不来。

五 爷 就是来，也没有这个规矩！四个人打牌，五个人耍钱，当心朱肉疙瘩回头瞪眼睛！

〔裘大少陪着左学文，由外进来。

裘大少 我给诸位介绍一位朋友，左学文，头一次赏光，以后全仗诸位照应。

楼 主 一次生，二次熟，打不上一圈儿牌就是老朋友。

左学文 （有礼貌）各位好！承蒙裘先生——

裘大少 裘大少，人全这样称呼我。你加上一个我的朋友，要不然，像我们大学生写情书，我亲爱的好友裘大少，我就感激不尽！

左学文 好，就是我的朋友裘大少。承蒙我的朋友裘大少的好意，今天带我来观光，我觉得十分荣幸。

五 爷 出语不俗，有家教！

苏俊卿 左！中国姓左的可不多！清初有位左良玉，清末有位左宗棠——

左学文 （鞠躬）不敢当！左宗棠正是先曾祖父！

〔大家站直了，就是不问世楼楼主，也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

苏俊卿 你有一位叔父在杭州法院做事，从前跟我是同学。明天我动身到杭州去，你要有话带给令叔，我是很方便的。

左学文 不敢。请教？

苏俊卿 苏俊卿。（递上一张名片）我们可以常来往。

左学文 一定。

五 爷 （向裘低声）有钱？

裘大少 嗯！

五 爷 （高声）一表人才！

半瓶子 （向左飞了一个媚眼）没的说！

裘大少 我的朋友左少爷，是到上海继续学业来的。

五 爷 还是学生？

左学文 本来在湖南大学，现在想转到交通。

五 爷 啊！大学生！我顶欢喜交结大学生了！又开通，又大方，又有学问……

左学文 （鞠躬）那不是我！

半瓶子 （笑）又这么彬彬多礼！

裘大少 我的朋友才来上海不久。

苏俊卿 看得出来。两位是同学？

左学文 不！也是偶然相遇！我的朋友裘大少住在四楼，我住在三楼……所以……

裘大少 所以我就有机缘奉陪我的朋友左学文！（兴高彩烈）喝点儿什么？（向四周）不要客气，我的朋友请客！（向门外）阿三！（向四周）冷的？热的？我的朋友孝敬！

〔阿三在门边出现。

裘大少 阿三，巧克力。（向四周）各位是——？

苏俊卿 （向阿三）一人一杯，裘大少请客，记帐！

阿 三 是。

〔阿三退出。〕

裘大少 （低声向苏）我是说我的朋友——

苏俊卿 （低声）原来如此！（高声向外）阿三！

〔阿三出现。〕

苏俊卿 巧克力取消！裘大少不请啦！

裘大少 （急忙）我请！谁说不请来的？（向阿三）巧克力！一人一杯！

阿 三 是。

〔阿三退出。〕

裘大少 （低声，向苏）当着这么多人，你怎么好坍我这个台？

苏俊卿 （低声）什么！我替你省钱又不好啦？

〔楼主，五爷和半瓶子包围住左。裘不开心，过去吸烟。粉菊花由外进来。〕

粉菊花 苏律师！你干什么去了，足足一年没有看见你！

苏俊卿 身子不自由！

粉菊花 不要钱啦？

苏俊卿 洗手啦！

粉菊花 那你平日怎么消遣？

裘大少 不要钱，就要女人，不这样子不叫上海人！

粉菊花 （坐在牌桌那边）娶媳妇儿啦？

苏俊卿 娶媳妇儿啦！（坐在牌桌那边）你像有什么喜事？

粉菊花 （喜色溶溶）你猜！

苏俊卿 （端详）猜可不容易猜。多做了一家干女儿，对不对？

粉菊花 （憋不住）大后天吴家不有堂会吗？节目上有我一出《女起解》。

苏俊卿 哪个吴家？

粉菊花 （笑向大家）你们听听，吴家就是吴家，上海会有几个吴家？（向苏）就是吴常老家呀！

苏俊卿 嘿！真有你的！你这不是站在尖尖头儿上了么！可惜我明天到杭州

去，要不然，大后天给你捧捧场也是好的！

粉菊花 他们找我，我起先不肯，后来办事的头目说，吴常老指名儿要我赏他一个脸，你说，我的脸能够有多大，还好不献这个丑吗？

裘大少 你唱第几出？

粉菊花 他们一定要派我第四出，是我再三不肯，把我排到第二出，直说对不起我，其实第二出就第二出，常老的事我也好计较吗？

〔阿三老早端着一盘巧克力，敬完左和他四周的赌客，正好过来敬了一杯给苏，粉菊花顺手端起最后一杯。〕

苏俊卿 你那杯是裘大少的。裘大少请客！

粉菊花 （向裘）有偏你啦！

〔阿三看了裘一眼，退出。〕

裘大少 没有什么。我本来不想喝。

粉菊花 我给你留半杯。（喝了两口，让给裘）干儿子，别哭！我给你留，一定给你留。

苏俊卿 （笑向裘）什么时候你成了她的干儿子？

裘大少 你听她瞎诌！她那把子年纪，招我做老公也还不离！

粉菊花 （追他）今天你不叫声娘，别想我饶得了你！

〔她在后面追着要打他。他跑到门边，和进来的土财主正好撞在一起，险些把他撞了一个跟头，倒在粉菊花的怀里。土财主挺着一个壮实身子，捺着胸脯，愣头愣脑，乡下佬的衣著，一直往里奔。阿三赶了进来。〕

土财主 （纳闷）不是这间房？

阿 三 （从后面抓住他的肩膀）你干什么的？

土财主 （回过头）要钱啊！

裘大少 （想要和他为难，看了他一眼）呸！原来是你！

土财主 前天人家带我来，明明是这儿……下头是烟纸店……

阿 三 （松手，笑了）前天你捞了一票心不足，今天怎么一个人又来啦？

土财主 来啦！

〔五爷向半瓶子飞了飞眼，她们离开左，向土财主进攻。〕

半瓶子 （向土财主）你不回乡下去啦？